

月光光·心慌慌

佚名 / 等著

最新最流行的恐怖小说集

让你毛骨悚然的时刻到来了！

绝对惊慌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等著

让你毛骨悚然

绝对惊慌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光光·心慌慌/绝对惊慌/佚名等著.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03.11

ISBN 7-228-08117-X

I.月… II.佚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J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3647 号

月光光·心慌慌
绝对惊慌

出 版:新疆人民出版社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)
印 刷:武汉大学印刷厂
版 次: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
字 数:220 千字

ISBN 7-228-08117-X 定价:16.00 元

目

录

太平间守望者	1
两年一个月零四天	12
解剖室的一夜	27
白骷髅玩具	37
肉香	44
异乡一夜	58
抽水马桶里的叹气声	65
雨夜里那邪邪的 208 房	73
井底的秘密	90
今夜别 CALL 我	97
死亡之妆	104
末路狂奔	125
第三具尸体	157
梅姐	167
恐怖岛	187

月 光 光 心 慌 慌

太平间守望者

绝对惊慌

之
一

太
平
间
守
望
者

对我来说,学医是一个错误,学外科尤其是一个错误。我不喜欢手术台,因为那是一个太接近死神的地方。在那里,我总会目睹许多细菌和癌细胞,在人的躯体里欢快奔走。手术刀的光亮一闪而过,伤口象火红的鲜花,刹那间怒放。而那时,死神的阴影始终在无影灯后若即若离。死神象蛇一样阴冷地笑着,盘旋在手术的整个漫长过程之中,细细玩味着病人的苦痛。至于手术室里那些麻木的医生的眼神,那些压抑的沉重喘息,那些冷酷的银色器皿,那些刀器碰撞的冰凉的声响,甚至那些从割开的血管里汩汩流出的红色液体……这一切,都令我无法忍受。而手术室外,那些病人家属晦涩灰暗的面容,总会夹杂着福尔马林腐朽潮湿的气味,弥漫于医院幽长阴郁的走廊,令我不寒而栗。于是,分配到医院那年,我坚定地放

绝

对

惊

慌

弃了前途光明的外科医生职业，主动要求在医院当一个太平间看守人。

太平间里虽然也有死亡的阴影，但那都是死神已经光顾过的尸体。死神早已经离弃了那些死者，他只带走他们的精神。没有了精神的世界，总是特别的宁静。可以让我的心，也宁静起来。一般说来，我的工作总是相当轻松的，我为那些死去的肉体，做一些简单的清理，整理一下遗容，除此之外，我还要看护它们，另外，就是打扫一下太平间了。不过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扫的，那里其实很干净。

这个太平间除了我，还有一个老看守人，大家喊他老孙头。老孙头虽然年近六十，但据说在朝鲜战争中当过军医，身材异常高大，十分壮实，普通的两三个小伙子，一起上都未必是他的对手。老孙头的任务主要是晚上守夜。他没有老婆，似乎也没有后代，反正我从来没见过有什么亲戚来找过他。平时，他十分沉默寡言，惟有在喝了酒之后，才多一些言语。

二

一个月后，我和老孙头逐渐熟悉起来。在心底里，我一直隐隐约约地对他有几分同情，毕竟他是一个孤老头子啊。所以，拿到我的第一个月工资，我便买了瓶二锅头和一斤猪头肉，又称了点花生胡豆，请老孙头喝酒。人常道，酒后吐真言，三杯烈酒入肠，老孙头便絮絮叨叨地对我讲开了他的伤心事。原来，他曾经是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，曾经也有过一个美好的家庭。二十多年前的一天，他的妻子带着儿子乘船到三峡旅游时，船翻了，命运使他的妻儿在一刹那间便离他而去，连尸骨都未能让他看到……从此，他对什么都丧失了兴致，成天精神恍惚，做手术老出差错，后来干脆就来守太平间，乐得清静。

老孙头猛地干了一大口酒，说，一守就是二十多年，实话跟你讲，这里面的故事，还真不少哩。他莫名地笑了一下，似乎醉意渐浓。

故事？我好奇地问，都有些什么故事？

我一问，老孙头却又突然闭了嘴。然而，我的好奇心已经被勾了起来，软磨硬泡，又是敬酒，又是递烟，老孙头终于勉强开了口。

故事，就是从这个医院和一个三口之家开始的……

二十多年前，这医院里有一个外科医生，姓什么，就没必要说了，反正也就是个故事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干脆就简单地叫他外科医生吧。他医术高明，是全市有名的一把刀。他的妻子，是市报社的记者，也是出了名的美人儿，他们还有个5岁的儿子，很乖……

他们的日子素来平静而祥和，直到有一个夜晚，一切突然似乎有了些说不清的变化。那天夜里，外科医生拖着沉重的步子，很晚很晚，才从手术室回来。他满面憔悴，似乎生了一场大病，又象是刚刚经历一个巨大的变故。

怎么了？他妻子拿着热毛巾过来，体贴地问，又有一大堆病人？

然而，外科医生似乎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嘴唇翕动了一下，说，是啊……可把我给累坏了。似乎是自我表现解嘲，他缓缓摇了摇头，说，我真怀疑当初选择当外科医生，到底是不是昏了头。老是不能在家陪你，只要有手术，家里天大的事也顾不上，唉，真想找颗后悔药吃。

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很辛苦。她妻子总是这么贤惠，她象安抚着一个孩子那样，柔声地说，可是你救过那么多人，他们都那么

绝

感激你,好了,别想太多了,我去把饭菜给你热热。

对

不用了,我一点胃口都没有,哦,不,我刚刚顺路在街上吃过了。现在我只想睡觉……外科医生说。

惊

第二天,外科医生的妻子来到报社,听同事说起最新的本市新闻,不禁大吃一惊。原来,昨晚市里的一个大人物,手术失败,死在了手术台上。主刀的医生,正是她的丈夫。

慌

没事的,谁能保证每次手术都成功啊,这种意外每个医院不都多的是吗?何况,那些当官的,死几个也好,给别人让出位子来,哈哈,加快人事流动嘛……同事们打着趣,这么安慰着她,没有人怪你丈夫,你也别当一回事啊……

但是,她心里却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,因为,以前她的丈夫在家里,什么样的事都会告诉她,但这次,他却什么也没说。不过,也可能是因为这回他太沮丧了吧,毕竟,这是他主刀以来,第一个死在他的手术台上的病人。于是,她也就没有太往心里去想。

可是,自从那一天起,怪事就接二连三地来了。

三

说到这里,仿佛是突然想起了什么,老孙头猛地停了嘴。

哎,都是陈年老帐了,有什么说头。他叹了一口气,任我怎么问个不休,也不再讲下去了。但愈是如此,我就愈是好奇,一连几天,老想着这故事。最后,还是痛下决心,决定再掏点钱,请老孙头喝点酒,只要他喝醉了,不怕他不讲。

果然不出所料,酒过三巡,老孙头终于又打开了话闸子,接着上次的讲了下去:

那以后,外科医生就经常很晚才回家。一天,又是差不多凌晨1点,外科医生打开门进来,发现他妻子没有睡,守在那里。

你真的……没事？她的脸色似乎有些苍白，无意之中，她看见他衣服上，隐隐约约地有一些血迹，脸上也有。

你身上怎么会有血？她感到一种说不清的不安。

哦？大概是换下手术服时擦上的吧？他的脸上微微地变暗，仿佛夜空中飘过厚重的云朵，在月光下的旷野上投下巨大的阴影。他搪塞着，反问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不是告诉你不用等我了么？他说，这段时间手术很多，我以后可能都不回家吃饭了。

我担心……你，她说，她的心突然不安地狂跳起来……

终于到了周末，他们一家三口都呆在了家里。

太好了，爸爸终于可以在家吃顿饭了！他的儿子高兴地嚷嚷开了。

我为你卤了你最爱吃的猪耳朵！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外科医生的妻子也似乎愁眉尽展，她兴致勃勃地在厨房准备。过了一会儿，便端着热气腾腾的卤肉出来，先用筷子夹了一块，塞到丈夫的嘴里。

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她温柔地看着他。然而，他却皱起了眉头，说，嗯……我不想扫你的兴，可是，你的水平的确……大不如从前了。你不觉得这些肉卤得太熟过头了吗？

是吗？她显然不相信，自己尝了一口，正好呀，卤熟了才进味，你以前最爱这么吃了……

唉，看来，当外科医生实在太忙，我陪你的时间的确是太少了，弄得你不仅……还把我喜欢的口味也搞错了，我明明不喜欢卤肉，你怎么忘了？他的声音突然变的冰冷……

我不仅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！他的妻子声音颤栗起来，好象是很生气，又好象是……那一瞬间，他俩的目光陡然碰撞，又迅速惊慌失措地避开。外科医生心里突然隐隐约约涌起一阵痛楚，如同一滴浓黑的墨汁，掉在雪白的宣纸上，慢慢地扩散……或许

绝

对

惊

慌

是为了化解这痛楚，他自顾自地走进厨房，拿了一块新鲜猪肉，在锅上只随意地贴了两下，就放在嘴里吃了起来，生猪肉的血，顺着他的嘴角流到脖子上，异常怪异，令她的妻子和儿子在一旁不知所措……

瞧，这样做才好吃呢。外科医生故作轻松地笑了笑，想要舒缓这尴尬的气氛，但他却又不可抑制地再度回忆起几个月前的那个夜晚……

那个夜晚，他的手术异常成功，早早便顺利完成，他高兴得没打电话便往家赶，想给妻子一个惊喜。但是，当他以握惯了手术刀的灵巧的手轻轻打开家门，走近虚掩的卧室时，突然，他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剧烈的喘息，一种不言而喻的阴谋象四月的微风，正拂过他的房间，也拂了他几乎要失血的空白的头颅，微风乍暖还寒，令他无所适从……迟疑了八九秒钟，他决定离开，他再次以一个外科医生的轻盈敏捷，轻轻地关好门，消逝在漆黑的楼梯里，如同他根本就未曾回来……

生活总是这样，我们以为他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平静日子的消逝，开端于外科医生手术失败的那个他很晚才回来的怪异的夜里，但其实，早在那之前的另一个看似寻常的夜晚，那个他手术特别成功的提前回家的夜晚，那个他不那么累的夜晚，一切的宁静，其实已经飘逝而去，永不再来……

四

说着说着，老孙头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一看，原来我光盼着他讲故事，一个劲地给他灌酒，结果他喝得太多，竟然醉得没有张口的力气了。我把他扶到他那张小床上，有点后悔：今晚，不仅浪费了太多的酒，而且弄得老孙头没法守夜了。看来，只有我替他守一晚了。

虽说我来太平间的时间也有一个多月了,但晚上守夜,倒还是第一次,我有些紧张,但也有些兴奋。我先是绕着太平间,四处转了转。我突然发现,白天里的医院和夜晚的医院是不大一样的。苔藓和地衣,在没有阳光的冰冷地带疯狂滋长。医院潮湿的水房散发着霉味,洗手池上铺着的瓷砖早已全部发黄……一切显得没有生命的激情,每一块地方都残留着死亡的痕迹,而这些,我在白天时却都丝毫未曾察觉。

转了几圈,越来越头昏眼花,我刚才陪着老孙头也喝了不少酒,现在酒力发作,也有些浑身无力起来。我只好端起一张椅子,放在太平间门口,一屁股坐在上面,倚着椅背,昏昏欲睡。也不知过了多久,迷迷糊糊中,好象有个身影向我走来,很陌生,却又似曾相识。渐渐地,她走近了我,虽然她什么也没说,却让我一下子明白,她就是死神。我仔细地打量着死神,发觉她的面孔并不像传说中那般邪恶。她很美丽,也很年轻,她的唇边,总带着若有若无的笑容,温情脉脉,令人恍然。象是一个温柔的情人,象是天使……死神用她光洁的手指,抚摸我的下巴,抚摸我的脖子,象是我才出生时妈妈抚摸着我的那般。她的指尖,一寸一寸地掠过我的皮肤,仿佛城市黑色的夜空里飞过的夜鸟,羽翼轻柔……然后,慢慢地,她的手在我的脖子上驻留,缓缓地收紧,我感到一阵阵窒息,越来越喘不过气来,猛然惊醒,睁开眼睛,死神,在眨眼之间,不见了踪影,只剩下我,坐在原地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……

第二天,我一直回忆着那个梦境,我想,我的确看见了死神。我感到一种恐惧,但同时,我似乎更感到一种莫名的刺激。甚至期待着再看到她一次。就象对老孙头讲的故事一样的感觉:我越来越觉得,老孙头的那个故事透着一股阴郁的恐怖味道,邪气逼人,它使我想要逃避,却又在试图逃避的过程里,越陷越深。或许,恐怖家象宇宙中的黑洞,它隐秘地藏于人心中无尽黑暗之

绝

处，无法描述，却有着黑洞般无法抗拒的巨大引力。

对

所以，虽然我已经有些不太想继续听老孙头的故事了，但没过几天，却忍不住又买了一瓶酒，套老孙头的话。酒喝半醉，老孙头终于又接着讲了下去：

惊

……过了几天，外科医生的行为，更加奇怪了。不仅每天几乎凌晨才到家，而且每次回来，身上总是沾着许多鲜血。甚至，他后来干脆就根本不吃熟食了。而他手术的失败率，也越来越高。不少他经手的病人，都因手术失败而死亡。更奇怪的是，那些病人的尸体，在手术后总是会丢失一些器官，要么少了一片肺，要么少了半边心脏。只不过，开始一直没有人注意，是啊，谁会专门凑过去看死者少了什么内脏呢？大家想都不会往那方向想啊。

慌

最痛苦的莫过于外科医生的妻子，她越来越恐惧不安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总是竭力控制自己，不去深想这件事。但她知道，她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坚持不了多长时间……

又是一个周末，外科医生没去上班。一家人在家里吃午餐。

太好了，爸爸，你可以永远这么陪着我和妈妈吗？儿子天真烂漫地笑着，奶声奶气地说。听着这童稚的声音，她妻子憔悴的脸上，不禁也浮出了笑容。然而，外科医生却依然满脸木然。甚至有些焦躁起来，用筷子不耐烦地扒了扒盘子里的熟食，便闷着头到厨房去了。

但是，这一次，他妻子早有准备，特意把厨房里的生肉都煮熟了。

怎么没有肉？怎么没有肉？外科医生歇斯底厉地大吼起来。他象一匹孤独的狼，在绝望地嚎叫，吓得他的妻儿，都抱头哭了起来。

或许是亲人的哭声打动了他，外科医生终于又坐到餐桌旁。勉强地夹起一块熟肉，似乎很艰难地吃了起来。但是，吃着吃着，

可怕的事发生了：外科医生的一只耳朵，突然从脸上掉到了盘子里，而他却好像根本不知道，用筷子夹起自己的耳朵，就送到嘴里送。可是他的小儿子看到了，显然十分害怕，战战兢兢地说，爸……爸爸，你……你的耳朵，你吃了你的耳朵。

小孩子怎么尽胡说，你眼花了。外科医生不理会儿子的话。接着，他的左眼珠也滚落到盘子里，他照样又夹起来吃了。

哇啊，妈妈，爸爸他吃自己的眼睛！儿子哭了起来。外科医生的妻子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觉得自己好像被绑起来了一样，一动也不能动。

傻小子，小孩怎么能这么跟大人说话，而且还撒谎，这么小就这么坏，将来岂不成了社会的祸害？还不如弄死你，免得你将来害人，免得你长大了去乱来，去破坏别人的家庭……外科医生对自己的儿子大喊大叫起来，并且突然拿起手里的筷子，凶狠地插进了自己儿子的眼窝里。鲜血顿时像喷泉一样喷射出来。紧接着，外科医生迅速剜出儿子的眼珠，放进嘴里吃掉了。

再然后，就轮到了他的妻子，她已经被吓呆了，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，轻而易举地，他便切下了她的手指，放入嘴里。嘞哧，嘞哧，就象嚼蚕豆一般，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……吃了好几个小时，面对两具连一丁点儿肉筋都被他刮下来吃掉的干干净净的骨骼，他终于吃无可吃。此时，已是凌晨，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然后睡意朦胧地把妻儿的残肢深埋地下，他记得仿佛是埋在一株夹竹桃下，那株夹竹桃后来便更茂密了……

此后，外科医生对所有的人说，他的妻儿乘船旅游时，遭遇横祸，尸骨无存……

五

故事讲到这里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我要上趟厕所，我搪塞

绝

对

惊

慌

着对老孙头说,然后拉开门,向厕所走去。

厕所在太平间的尽头,途中要经过一张张陈放着尸体的铁架床。虽然我是学医的,亲手解剖过人的尸体,但此时却突然感到,似乎从内心深处那无边的黑暗中,阵阵袭来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我尽可能地放慢放轻脚步,似乎是唯恐惊醒那些死者。但是,偏偏一不小心,我被什么拌了一下,差点跌在地上,我伸手撑去,刚好按在一具尸体冰凉的脸上,确切地说,按在他冰凉的嘴巴上……在那一刻,我觉得这尸体似乎立即就要张开僵硬的嘴,将我的手吃下去。我吓得心脏几乎要跳出口腔,同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恶心。我跌跌撞撞地冲进厕所,打开水龙头,一遍一遍冲刷着自己的手掌、手心、手背、手腕、弧口、指尖……正在这时,我忽然听到一阵沉重的脚步声,从太平间的另一头传来。我关掉水龙头,四周陡然静得吓人,只有那缓缓的越来越近的脚步声,在寂寞而冷酷地呻吟。我循声望去,太平间里的灯光异常昏黄,硕大的飞蛾狂燥地围着灯泡飞舞,在太平间的地板上投下剧烈晃动的黑色斑点。我看着一个高大的男人,正一步步向那排铁架床走去,那分明就是老孙头。老孙头跟了过来!

只见老孙头走到一具女尸旁,掀开白色的盖布,俯下身去。随后,我看到了我一生中最恶心而可怕的事情:老孙头捧起尸体的头,对着尸体的脸先是深情地吻了一下,然后象发情的狗一样又啃又舔,颤颤微微地,他脱光女尸的寿衣,随后毫不犹豫地翻身上去,他的身体象一条起伏的尺蠖,在尸体上机械地原地爬行,过了好一阵,才终于平息……我刚刚缓过气来,突然,白光一闪,老孙头掏出一把手术刀,插进尸体的胸口,从里面把胸腔切开,然后,老孙头抓起尸体的心脏,放在嘴里大嚼起来。

呱唧……呱唧……整个太平间都是恶心的臭味儿和这可怕的声响。我的心里涌起潮水般的惊恐,赶紧关紧厕所的门,虚脱

般靠在门背上，双腿发软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恐怖的声音终于停止了，我刚刚长嘘一口气，忽然，一阵敲门声传来，把我从呆滞状态中惊醒。我竖起耳朵细听，分明是我靠着这扇厕所的门，正被敲响！那一瞬间，我感觉一股冰凉的寒意立刻从门外面穿进来，迅速透过厚厚的门板，钻入我的背心，然后穿胸而过。门外肯定就是老孙头，拿着手术刀的老孙头！开门还是不开，此刻的确是个问题。我一时手忙脚乱，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这时候，只听嘭的一响，老孙头竟然开始撞厕所的门了！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更加不知所措，老孙头不停地撞，一次比一次猛烈。我大着胆子，从门上的玻璃窗往外看去，正好对着老孙头那张和平时极不一样的狰狞的脸。他面色惨白，披头散发，嘴角边上，还在淌着血水，正对着我无声地狞笑。

我该怎么办？此刻，我守望在太平间潮湿阴暗的厕所里，完全失去了主张——上帝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——我突然想起，耶稣在被绞死前发出的，正是这一声绝望的呐喊。在这一瞬，我蓦然明白，原来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包括耶稣，甚至还包括有太平间里那一具具的尸体，都是太平间里的守望者。在我们漫长阴郁的一生中，除了守望，我们便一无所得，而我们最终守望到的，其实就是那注定的死亡。是啊，我的上帝，你给我们智慧，将我们命名为人，让我们来到世间，为欲望奔走呼号，终生不得解脱，而最后，你为什么又总要离弃我们？这一切，究竟是为了什么……

两年一个月零四天

月 光 光 心 慌 慌

绝对惊慌

之
二

林静的外祖母喜欢林静与林强一起去探望她。

在林静还小的时候，林家家境不好，那时文革刚结束，林静的文物专家父亲还没放出来，母亲又改了嫁，带着两个孩子不方便，于是便寄养在了城郊外祖母家。

当然，林静寡居的外祖母也不富裕，但饭还是能吃饱。那时，林静的外祖母养了三只羊，没事时林静就跟着哥哥上山放羊。但外祖母不许他们去后山的娄子坡，因为那闹鬼，常听到有凄厉的惨叫，分不清男女。娄子坡有一口废矿井，文革时的某年塌方，死了很多人，从此便荒芜了。据说那些死在井下的人常爬上来，仍旧穿一身沾满鲜血的破烂的衣服，望着太阳，一句话也不说的站着。很多人都见过这群鬼影，见过的人都难以忘记那些鬼影的眼睛，灰白的瞳孔，绝望的神情。据说那些鬼影总是随风而逝，诡异，却从不伤害他人。

虽然有种种恐怖的传说，但孩子们还是结伙去娄子坡，因为那里的蟋蟀骁勇善战，个个都是常胜将军。而且娄子坡的草总是

最茂盛，喂羊喂牛都好。

生活中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，而林静记忆深处的事便与娄子坡紧密相连。

林静是个孤僻的女孩，因为父亲的原故，很少有人主动与她说话，只有她哥林强肯陪她玩。那一年林强上小学，之后便十分讨厌林静天天跟在他身后。林强的同学常以此嘲笑他，说他是干娘子军的，这让林强很不高兴。有一回林强要与同学去娄子坡捉蟋蟀，林静也要去，于是林强与同学打赌说林静不敢一个人去娄子坡，林静说她敢，就出发了，走时林强告诉妹妹说他们一会就去。

林静到娄子坡时是中午，那天阳光非常好，照在寂静的山坡上，到处是绿油油没膝的野草。林静有些孤独的向前走，眼前是乱石与野草，她仰起头，夏日的阳光是那样的耀眼。林静又走了几步，突然脚下一空，便落进了那口被野草覆盖住井口的废井。碎石和尘土不断从上面落下，林静非常害怕，大哭不止。后来不再有东西落下来，林静抬头仰望，井口高高在上，只有碗口大小，四周漆黑而阴冷，林静开始拼命的喊救命，可是没人听见。最后她喊累了，便坐在井底的碎石上，哑了嗓子不停的哭泣。井底有隆隆的风声，还有潺潺的流水声，那些声音像林静外祖母闲暇时的歌声，非常安静裹在林静的四周。井口处的光线渐渐暗淡了，林静的全身都麻木的发胀，她已不再哭喊，静静的蜷缩在角落里，在恐惧中沉沉睡去。再后来林静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井口旁，身下是柔软的草地，天空是一闪闪的星星。林静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上来的，也不清楚那时候是夜里几点钟，她只看见远处有手电筒的灯光摇曳，还有外祖母和哥哥的焦急的喊声。林静突然间觉得害怕，怕自己再也见不到外祖母和哥哥，甚至早起的阳光，那种恐惧深入骨髓，她拼命的大哭，直到被外祖母搂进怀里。

两
年
一
个
月
零
四
天